

罗青山·著

Kai Chuang Liang Hua

开 窗 亮 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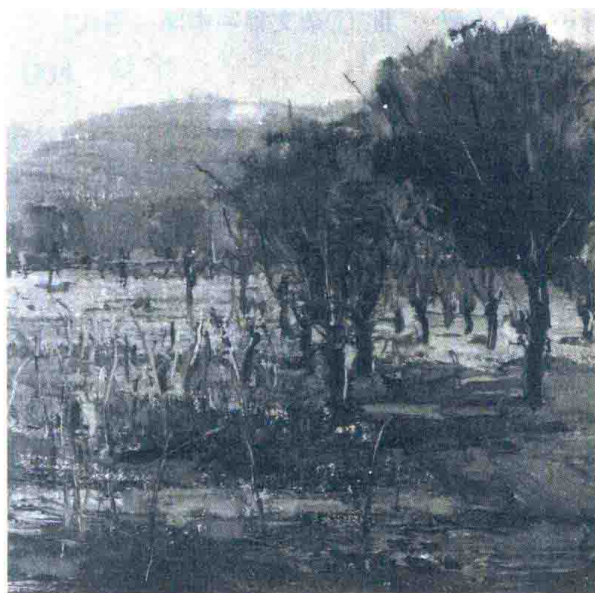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罗青山
著

开窗亮话

Kai Chuang Liang Hu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开窗亮话 / 罗青山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43-3939-0

I. ①开… II. ①罗…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77971号

开窗亮话

作 者	罗青山
责任编辑	李鹏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6.7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43-3939-0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杂文繁荣乃社会之福（代序）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论及杂文与社会的关系的时候，杂文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杂文越是发达的时代越是社会黑暗的时代。因此希望杂文消亡，尽快告别杂文时代。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

据我观察，这种说法有两个“理论根据”。其一是基于杂文的批判性。认为杂文是匕首、投枪，是专门针砭时弊的。按鲁迅的说法，它是“揭出病痛，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因此，没有时弊，没有社会的阴暗面，就没有杂文的生存空间。而时弊越多，社会的阴暗面越大，杂文写作的素材就越丰富，杂文的繁荣发达也就可期。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成立，但深究起来却经不起推敲。首先，任何社会都有阴暗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是比例不同而已。所谓的“君子国”，所谓人人皆以奉献为乐事的“大同世界”，只存在于文人墨客的想象中，存在于乌托邦虚构的幻象中。其次，杂文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有社会阴暗面的存在，而是杂文作者对社会阴暗面主动进击的结果。杂文作者不主动进击，即使阴暗面再大，也会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也不会产生杂文，更不会有杂文的繁荣。

上述说法的第二个“理论根据”是基于杂文表达方式的独特性，即杂文经常使用的皮里阳秋、曲折隐晦的“春秋笔法”。持此

论者认为，杂文的这种表现手法是社会黑暗造成的，类似于“植物被压在石头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种“理论根据”也是站不住脚的。杂文虽然有其相对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但正因为它是文艺，其表达方式和风格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单一的、枯燥的，而应该是多样的、丰富的。它既可以是含蓄隐晦的，也可以是明白晓畅的；既可以旁敲侧击，也可以直抒胸臆；既可以迂回包抄，也可以正面进攻；既可以皮里阳秋、用“春秋笔法”，也可以实话实说、直奔主题。另外，杂文的独特的表现手法和风格，也不完全是社会影响造成的。风格是一种很个性化的东西。鲁迅风格的形成，固然有社会影响的因素，即他老人家说的“上了镣铐的跳舞”，但更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的文学修养、艺术追求、审美意趣、个性特征等诸多因素的综合。

上述说法之荒谬，在于它背离了常识，背离了杂文的本质属性去谈问题。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恐怕还是要回归到常识的层面，即围绕杂文的本质属性去开展讨论。杂文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按《辞海》解释，杂文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直接而迅速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文”。瞿秋白说得更直观，说它是“一种‘社会论文’”。可见，杂文兼具文艺和政论文的双重属性，它既是文学作品，又可归入言论的范畴。傅国涌先生认为，“言论就是直接的、公开的批评，而不是影射或隐喻，不是‘石头下弯曲的生长’。”我不赞同他的观点。言论是关于政治或公共事务的议论。人有美丑，言有曲直。不能因为人家言说方式的委婉或曲折就把它排斥在言论之外。言论发达的一个首要条件是有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即自由言说的环境，也就是通常说的言论自由。只有允许人家说话，才能把话说好。假如自由言说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被剥夺殆尽，谈何言论的繁荣发达？杂文是言论之一种，它的繁荣发达，同样需要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需要自由言说的充足的空间。历史

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政治清明、舆论环境宽松的时代，杂文就繁荣昌盛；凡是政治黑暗、思想钳制严厉、舆论环境恶劣的时代，杂文就式微、凋敝，甚至消亡。远的不说，就以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杂文的兴衰为例。改革开放前30年，杂文创作除了有两年还差强人意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萧条的、乏善可陈的。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其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导致文化的大倒退、大毁灭，杂文首当其冲，不少作者因写杂文而获罪，杂文走向全面消亡。“文革”期间“硕果仅存”的“杂文”就是文痞姚文元的一组“小杂感”。而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杂文创作才真正走上繁荣复兴的时期，正如朱铁志先生所说，其时“色彩斑斓的杂文创作像奔涌而出的潮水，突破一个又一个思想禁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序言）。这确实是持平之论。而新时期以来杂文创作之所以呈现繁荣局面，根本原因就是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舆论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舆论空间进一步拓宽。

杂文是社会的晴雨表。如果说杂文繁荣真有什么规律的话，那么，这种规律与上述说法恰恰相反，那就是：社会开明，杂文繁荣；社会黑暗，杂文凋敝。伟大的鲁迅的横空出世或许是个特例，但特例不特，坊间早就有一种说法：假如鲁迅活到现在，过得了“反右运动”，过不了文化大革命。

一个健全的社会是需要批评，容许多种声音并存的。“嘈嘈切切错杂弹”，才是社会的常态、和谐之真谛。杂文繁荣是社会之福，人民之福。我倒希望杂文能长盛不衰。我想，希望告别杂文时代的人，不是无知，就是矫情。

（写于2010年7月20日，发表于《文学自由谈》，被《学习时报》等多家报刊转载）

自序

想出本杂文、随笔小册子，整理好了全部文稿，这才想起按惯例要有个序。生在尘世，难以免俗，首先想到的便是名人。请名人作序，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名人毕竟是名人，说出的话便是名言。名人肯定了的东​​西，绝对错不了。假若人家一高兴，为你捧一捧场，讲上几句廉价的好话，说不定就“文以人传”，陡然身价百倍了。这大概算得上一种新的“文坛登龙术”，何乐而不为？然而，平生不善交游，且厌恶攀附，检索遍大脑的全部信息库存，也找不到几个熟悉的名字。即便认识几个，人家也未必肯帮忙；即便乐意帮忙，人家对自己的为人作文都不一定了解，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无异于糊弄读者，有还不如无。而最担忧的是吃闭门羹，我脸皮薄，可消受不起。于是便决定自己作序。好在这也不属于发明创造，序言就如同一出戏剧的序幕，无非是给读者做点心理准备和引导，本来是可以自己做的。

说起来，我与杂文真还有点缘分。读大学的时候，就喜欢杂文，每到图书馆，必先翻阅报刊上的这类“花边文学”。上写作课完成的第一篇作业，写的就是一篇杂文，还自我感觉良好，投

到《羊城晚报》，结果自然是泥牛入海，音信全无。走上工作岗位没几年，又调到报社，当文艺编辑，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杂文。唐朝史论家刘知几论史时谈到，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清代学者章学诚又在“三长”之外，加了一个“史德”，是为“史学四长”。我想，把“史学四长”套用到杂文作者身上，是完全适用的。才，即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学，是指学识，即知识的积累；识，是指识见、义理，亦即洞察社会、分析问题的能力；德，主要是指个人品德。这是杂文作者应具备的综合素质。我虽才疏学浅，不具备此“四长”，但也有自己的优势：一向钟情文学，早年搞过文学创作，对小说、散文、戏剧均有所涉猎；上大学时读的专业是历史；平生道路虽说不上坎坷，却也几经曲折，先后当过农民、教师、干部、编辑；而最关紧要的是得近水楼台之便，拥有一小块“自留地”（这是人们对编辑写作的一种善意的戏谑）：当时我作为责任编辑的《梅江报》（即《梅州日报》的前身）副刊《文化公园》版开了个杂文专栏“梅园絮语”。这类稿子的写作难度较大，自然来稿甚少，而能够用得上的就更少。开了专栏总不能让它空着，没有稿子就自己硬着头皮写。起初写些一事一议的小杂感，慢慢地便摸到了点门道，正儿八经地做起杂文来了。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举办的“风华杂文征文”，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创作上逐步走向成熟。到后来便放弃了其它创作，专心致志写杂文。

写杂文的甘苦，恐怕是吃过这个“梨子”的人才知道个中滋味的。杂文难写，对文字功夫的要求尤其高，按杂文评论家林帆的话来说，杂文的文字是一种“炼字”。“炼字”也者，锤炼之字是也，即每个字都是经过仔细推敲的。人家是否这样做我不知道，我对林帆先生的教诲是躬行不二的。有篇文章介绍，香港

作家用电脑写作，速度惊人，有人平均（请注意这个词）日进12000字。我也写过通俗小说，创造过日进5000字的最高纪录，但轮到写杂文就不行，几乎每个字都是挤牙膏般挤出来的。一篇千字文，有时也要两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收在这本集子中的112篇作品，如果按每篇三天时间计算，就是整整的一年；而这一年，是完全从业余时间中挤出来的。我的业余时间几乎完全用在读书和写作上。即便闲着，脑子里也在捕捉题材，提炼观点，谋篇布局。近十年来，我一直孜孜矻矻，积铢累寸，剔除了一些初学阶段的不成熟的篇章，勉强凑成了这么一本小册子。这对于一个专业作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对于“为人作嫁”的我，却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

杂文难做，几乎是公认的；而要有所追求，就难上加难了。杂文是思想者的思想实录，又是一种社会批评文字，最需要讲真话。跟风追潮讲假话，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写杂文，如果说有什么追求的话，那就是追求一个“真”字，即讲真话。然而，追求真理是要做出牺牲的，外国的哥白尼、布鲁诺，中国当代的张志新、遇罗克便是例子；讲真话有时也要付出代价，尤其是在咱们这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度。人们常常把杂文比作匕首、投枪，温和一些的也把它比作手术刀、银针。有人干脆称它为勇敢者的艺术。然而，我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勇者。我要顾及自己的身家性命。这就使我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于是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战术：一是采取“远攻近交”。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采用的外交策略是“远交近攻”，我写杂文则反其道而行之。“砭痼弊常取类型”，不具体臧否人和事，尤其不去触及身边的人和事。二是不做早啼的公鸡。公鸡是应该适时而啼的。农人就认为公鸡早啼乃不祥之兆，有所谓“一更火烛二更贼”的说法。尽管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况且即便这种说

法有所依据，公鸡也不过是起了及时报警的作用，不仅无罪反而有功；但是，农人就是不饶恕它，等待着它的是被宰的命运。而适时而啼，同样起到了报晓的作用，却可以避免挨宰，有时甚至会受到嘉奖呢！三是不轻易授人以柄。在咱们这个国度，整人有术者大有人在。王蒙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无论整人者如何挖空心思，都不能在他的文章里抓到任何把柄。王蒙是绝顶聪明的人，非我等愚钝之辈可比。但我在杂文写作上也尽力做到把握好度，点到即止。在这里我也不妨自我壮胆地说一句，假如有人要对号入座，抓我的小辫子，恐怕也不会那么轻易得手。我的上述做法也许会被勇者所耻笑，但我对“真”的追求是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说的都是真话。我早就给自己定下规矩：宁可以说些风花雪月，说些“今天天气……哈哈……”之类的屁话、废话，但绝不说“杀人有理，放火有益”。

一篇作品的问世，一部集子的出版，如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是美是丑，只能由他人评说，容不得自己饶舌。文人往往把自己的劳动看得非常伟大，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杂文作者自视更高，认为他写的劳什子可以疗治社会的痼疾，嘴中常常念叨着杂文鼻祖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唯恐被人拒之于文学殿堂之外。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杂文作者写杂文说低俗一点，它与农民种地没有什么两样，均为“稻粱谋”；说高尚一点则是一种精神追求。毫无疑问，一个健康的社会肌体需要有针对性的批评，但批评的效果怎样，难说！比如你针砭腐败现象，腐败分子早上随着轮子转，中午跟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连瞧你这劳什子的闲工夫都没有，你如之奈何？有感于此，我对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的总体作用不寄于过高的期望。说到底，它只不过是已近十年来思想轨迹的真实纪录，同时也是一个小结，如能

得到读者的些许共鸣，于世道人心有些许的益处，吾愿足矣。至于能否进入文学的高尚殿堂，那就无关宏旨了。

收在这部集子中的作品，除个别篇章外，均发表过。刊发拙作的编辑同行，除个别有过一面之缘外，大部分素昧平生，有的连姓名也不知道。完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就不可能坚持写下去。在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人崇高的道德风尚。他们对我的扶掖之恩，我一直铭记于心，没齿不忘。值此拙集付梓之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狗哥哥、猫弟弟及其他》之序言，写于1998年3月29日）

001 杂文繁荣乃社会之福（代序）

004 自序

语治集 ·

003 跑官探因

006 劝君不用镌顽石

008 一官常惧处非才

011 “内举不避亲”的反思

014 “恶有恶报”刍议

017 赋“不X白不X”以新义

019 “领导重视”两面观

022 闲话口号

025 一根头发与四两香菇

027 植树节随想

029 门之断想

033 英雄也要论资格？

036 “狗哥哥”、“猫弟弟”及其他

039 “秘书‘祸水’说”质疑

042 “大叔”的幸运

- 046 爱国主义教育的另一面
- 050 一言丢官亦堪忧
- 054 论“认认真真走过场”
- 057 另类新闻
- 060 世风与英雄
- 063 刘青山喊冤
- 067 “炮仗”情结
- 070 有感于少年英模再受褒扬
- 075 从局座的雷人官腔说起
- 080 我为“红歌”补漏项
- 084 红歌治百病
- 088 “红色主题项目”应“申吉”
- 091 跟风也须创造力
- 094 花园口事件：权力操弄新闻的标本
- 097 不如设个“幸福感最差城市奖”

- 
- 知面集 · 103 某报重要更正拾零
- 105 吃牌子现象

- 108 先笑与后笑
- 111 致洋老板
- 114 说膨胀
- 117 吊价
- 120 说健忘
- 123 “不承认主义”
- 126 从“先前阔”到“人家有”
——阿Q行为逻辑演绎
- 129 也谈“颠倒”
- 132 “错别”造字
- 136 “陪太子读书”
- 139 “联络图”
- 143 组装
- 146 街上流行“搞掂”
- 149 “黄盖”的苦衷及其他
- 152 坏事变好事
- 154 悼念文章怎么做？
- 156 “擦边球”析
- 158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 160 论“跃进式”想象
- 163 打分的变异
- 166 打 + 揉 = 批评?
- 169 俗解“辩证法”
- 172 密室拒金佳话猜想
- 176 “优汰劣胜”
- 179 批评妙招撷拾
- 182 “监督舆论”
- 185 谈“精”色变——新成语阐释之一
- 188 欲加之“病”，何患无“由”
——新成语阐释之二
- 192 道光帝的节俭与奢侈
- 195 酸甜苦辣美国梦——一位“愤青”的自白
- 199 结婚宣誓
- 开窗集 · 205 哀《哀王孙》
- 209 代女大学生答刘绍棠
- 214 “洋讳”

218 说讳

221 “忍”的哲学

224 阿Q的申辩

227 何妨先扫门前雪

230 重读李斯《谏逐客书》有感

233 第五种人

——由今年高考语文题引出的话题

236 给“抢救比萨斜塔委员会”的信

239 廉者的形象

242 百姓之难与名人之难

245 赵匡胤、晴雯的高明之处

247 话说古力特发型

249 蒋大为辞官之思

251 “跌眼镜”杂议

253 韩信为何“撒娇”？

255 “贤人”与“尽人”

258 假秤之忧

261 说“不”的习惯与不习惯

265 两种有偿新闻之比较

269	“猴国之制”戏评
273	智商与情商的较量
278	“马赛克”所闪耀的人性光辉
281	江山与美人的关系
285	论“逆向感恩”
289	破“身奴”与除“心奴”
293	说“拜”
397	皮和毛的故事
300	“因为爱所以爱”的语法逻辑剖析
302	胆大妄为的白宫官方摄影师
306	“关说”对话录

观山集 ·

311	俗事雅做
314	漫说名家之名
316	“客串”闲话
318	大树的别一种效应
321	闲话知名度
324	关于“脱长衫”的思考